今晚说副刊

肖复兴

我是北京人，但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副刊渊源很深。一家是《天津日报》的“文艺周刊”和“满庭芳”，一家是《今晚报》的“今晚”副刊。我愿意给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写稿；这两家报纸的副刊，对我一直青睐鼓励有加，刊发了我颇多的长短文章，想来便觉亲切，一直心存感激。

这里单说《今晚报》的副刊“今晚”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，觉得剑鞘相配，那么适合晚报的副刊。虽然没有有些副刊的名字那么高大上，但很平易、很口语，就像是人们刚下班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顺手买张晚报，回到家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就着二两二锅头或一瓶啤酒，看看报纸，然后再就着报上的话题，和家人聊聊，上至时事热点，下至鸡毛蒜皮。一切发生在今晚，文字变成话语，化为心情，从报纸上走到街上，再走到家里，那么家常，那么平常，那么有烟火气。不是旧时王谢堂前燕，却是能够天天晚上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我一直觉得，当初为《今晚报》副刊起这个“今晚”名字的是位高人，心里很是佩服。将修辞装扮成五彩缤纷容易，将绚烂化为平淡，又能接地气、有意味，并不那么容易。

这个名字之所以适合副刊，还有一点原因，是我们读报纸的新闻等版面，大多是在拿到报纸的上午，要紧抓新闻的时效性。读报纸副刊，没有那么紧要，不必那么正襟危坐，一般是下班之后，尤其到了晚上，最有时间和闲情，可以静下心来，边斟酒品茶，边读读这些深浅短文，既可怡神怡情，也可修身养性；既能看人阅世，也能学文求艺；既得繁花密实，也得空灵气清。当然，也可以由此及彼，联想自己或身边眼前的人和事，发发牢骚。于是，副刊上的文章，便和浮生尘事乃至大千世界，如水相通；便如细雨微风，滋润凡心。也可以是自我宽慰的出气筒、减压阀，自然更是散步的小花园，谈天谈心和抒情的好场所。

如陶诗所说，“晨出肆微勤，日入负耒还”，副刊“今晚”，深得其味，其用绵绵。夜晚下班归来，我们负的“耒”，可以是一瓶酒，一束花，一篮青蔬一篮水果，也可以是一份报纸的副刊。如果说新闻头版是支撑报纸的骨架和皮肤，副刊便是流淌着的报纸血液和神经末梢。副刊会让一份报纸更亲民，更让读者亲近而须臾不可离。

如今，报纸副刊突然热闹起来，几乎家家报纸都在议论、关注，无疑是好事。不过，也得注意别虚火上升，能够宠辱不惊，能够守住它，并能够滋养它、丰富它，是重要的。落脚点在“今晚”亲友之间的絮谈，谈得有意思点儿，让人们爱听爱看，听后看后，觉得有那么一点儿咂摸的滋味，是重要的。

正由于此，我有感而发，偶得小文，便常会投稿“今晚”副刊。我和“今晚”副刊有着近四十年的交情，前后和张金丰等三位编辑交往。每一位编辑退休或转岗之前，都会很负责任地将下一位编辑介绍给我，几十年不断线，让我和“今晚”副刊的关系，如长长的流水，绵延不断，浸湿了漫长的岁月。

有一件事情，值得说说。1993年年初，在《长城》杂志上，我看到孙犁先生和与他阔别多年的中学同学邢海潮先生的一组通信，读后感动和感慨之余，写了一篇读后感《大味必淡——读芸斋短简》，寄给当时“今晚”副刊的编辑张金丰先生。他是“今晚”副刊我结识的第一位编辑。文章发表后，我烦请他帮助我将一份报纸寄给孙犁先生。我和孙犁先生素昧平生，从未交往，没有想到孙犁先生读完我的这则小文，很快给我写来一封信，对我鼓励有加，亲切而亲近。由此，有了我和孙犁先生几年的通信，直至孙犁先生封笔，成为我文字生涯最难忘的记忆。因此，要格外感谢张金丰先生，感谢“今晚”副刊。这也是“今晚”副刊绵延在副刊之外的一桩美事吧。

一张报纸，怎么可以没有副刊呢？它的作用，有时候，我们想象不到。

今晚，我写了这则短文。谨祝“今晚”副刊越办越好。

2026年11月8日晚于北京

报尾潮头话副刊

生死课

沈明月

有天临睡前收到一条信息，一位要好的朋友告诉我，她先生得了一种非常凶险的肿瘤。

我整个晚上都不能安睡。想到下午还在重读《庄子》：“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”如此“一死生”，令我心向往之。我甚至还天真地以为，长久地徜徉于此类文字，自己也能慢慢地拥有超脱生死的达观。而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书本上得来的达观，经不起一条信息的考验。我又想到，如果是自己的至亲呢……简直不敢往下想。王羲之在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中，也站在普通人的立场，感叹“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”。

那么庄子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是天赋异禀，有超出常人的理性，因而可以“太上忘情”？如果我们接着“鼓盆而歌”往下读，就会发现，庄子早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面对惠子“不亦甚乎”的质问，坦然回答，妻子刚死时，他也难免感慨悲凉，但想到人的死亡是与四季运行一样自然的天命，人应当安于时，顺于天，就停止了感伤。原来他一开始也不能免于常人的喜怒哀乐，是理性的思考帮助他以理化情，从而可以“一死生”“齐彭殇”。

过了几天，我得知朋友的先生已经住院，正在等待手术，她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。我也安下心来，平静地回顾这件事，写下这些文字。我的疑问是，从为情所困到以理化情，要经过多长时间、多少次的修炼？这可能还是因人而异。再往深里想，为情所动甚至一往情深，相较于“太上忘情”，孰高孰低，每个人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回答。



●百草园

炒 作

王成喜

靠炒作把自己炒红，未必是好事。

卡顿与复位

李菊香

清晨乘公交，上来一对老夫妻。由于车厢前部乘客多，他们慢慢朝车尾走来。见车尾的台阶有两级，老先生在过道扶着扶手站定。老太太刚迈上台阶，前方双人座外侧戴帽子的男子连忙挪身，把靠过道的座位让给她。

老太太坐下后，急切地四处张望，见最后一排靠窗还有空位，连忙转头招呼老伴过去坐。老先生大概嫌上台阶麻烦，又或是觉得站着更自在，只见他固执地摇摇头，清晰地吐出俩字儿：“不坐！”这不领情的俩字儿，让老太太瞬间梗起脖子，气哼哼地把脸扭向窗外。

瞧着这一幕，我悄悄脑补着老太太的内心戏：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？我本将心托明月，谁知明月照沟渠？也许我想多了，最贴切的大概是这俩字儿：倔驴！

心里不由感慨：夫妻真像一组齿轮，虽朝夕磨合，却终究不能完全契合，顺畅时喜乐和谐，卡顿时怨嫌怄气，几十年的夫妻也难免俗。不觉过了数站，再抬眼，恰见老太太正牵着“倔驴”的手，缓步下车而去。

我暗笑，到底是磨合多年的“齿轮”，自带复位功能——有点小卡顿，不过几站地，就自动转顺畅了。

星期文库

“天津色”往事之五

津门民族染料发轫

由国庆

作为北方最大的商埠与工业城市，天津近代新式化学染料业的进步，并不完全是从传统土法、染坊直接“升级”来的，而是在特定时期，因多种因素催生、发展而来。如在清末民初洋务运动、北洋新政、大兴实业的背景下，天津早期工业的重点——织染业对染料有大量需求；其二，洋商洋货垄断对天津市场与行业带来的刺激；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城市民族企业家以拳拳之心提倡国货，自主研发并生产实践。老天津染料业发展进步过程的大致轨迹，是需求在前，生产在后。

天津本土企业家、商人有一股不服输的劲，不仅生产自己的“爱国布”，还要生产国产染料，染出自己的“天津色”！

天津民族染料厂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肇始。据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的《铿锵脚步——新中国成立70周年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纪实》一书里的“第四篇·为美而生”记载：“1930年天津民族工商业者张书泉开办了天津第一家生产合成染料的厂家——久兴染料厂，1934年杨佩卿在天津拉萨道开办裕东化工厂，之后维新染料厂、东升染料厂先后投入生产。”书中表述，久兴厂主要生产硫化黑，裕东厂生产直接靛蓝、直接天蓝、盐基杏黄等染料，产品很受欢迎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述二厂被迫关闭。这一时期，天津本土染料企业虽然数量少，产品比较单一，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也有限，但已起步，曙光就在前方。

随着抗战胜利，天津民族染料业得到恢复，先后出现了东升染料厂、公裕化学厂等一众企业。据2021年9月29日《今晚报》载，1947年5月民族实业家丁旭斋、张敬一合资在大直沽八号路投资建成东升染料厂。该厂生产硫化青染料，以“晨钟”为商标，市场反响很好。可以说，天津本土染料行业从清末民初的“播种期”至此进入成长期……

笔者收藏的一张上世纪40年代天津染料行的广告，信息量大，具有说服力。广告由德源裕颜料厂（锅店街山西会馆旁）推出。该厂自家出品双飞马牌（太极商标）袋色，为民用小包装，包装袋有“颜色鲜艳，便利主顾”等字样，且特别标榜了“津市首创袋色”大字。德源裕还代理东升庆颜料厂的耕耘牌袋色。东升庆袋色的包装装潢非常好看，画面是农人在田间辛勤劳作图，画上的“祖业孙守全凭德，父遗嘱言有志成”两行字很醒目，凸显津门儒商情怀。最后，德源裕在整体广告上印下大字：“的确能使顾主称心满意！原因是染任何新旧物品，不但颜色鲜艳且保不褪色。”